

莫把“小确幸”拖成“老大难”

□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

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他们分得清谁在真抓实干,谁是光说不练。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“缓办区”,本质是对人民不负责任。

近些年,不少老旧小区加装电梯,“梯”升了生活品质。但在有的地方,加装电梯方案早就定了,却迟迟不见施工队进场。这种“只听楼梯响,不见人下来”的情形,在现实中并不鲜见。梳理基层实践,将短期可及的任务拖成长期工程,表象不尽相同。会议开了又开,方案改了又改,就是不见行动;有的事情涉及多部门协同,开展中你推我挡,结果谁也没动;有的总是强调客观困难,一等就是无限期。这些现象,形异而神同,或许存在部分客观因素,但主观因素不容忽视,骨子里往往都是“慢”字当头、“拖”

字作祟,把本该抓紧办好的事,磨成了“老大难”。在各行各业迅猛发展的今天,“赢得时间,就是赢得一切”。人民群众盼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。那些规划图上热热闹闹、现实中冷冷清清的空中支票,最是消磨人心。为何短期可及的任务,在一些地方、一些人那里“挂空挡”?有的干部是能力不足,“心中无数办法少”,遇到复杂点的事就束手束脚;有的是“庸懒散拖”,缺乏时间感和紧迫感,认为“早晚都是干,不急这一时”;还有的是政绩观偏差,热衷于“大手笔”“大工程”,瞧不上惠及民生的“微实事”。一个“拖”字诀,表面看是效率问

题,骨子里却是宗旨意识不强、工作作风不实的表现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他们分得清谁在真抓实干,谁是光说不练。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“缓办区”,本质是对人民不负责任。凡是群众热切期盼、条件基本具备、已经拍板定案的事情,就当雷厉风行,一抓到底,办就办成,办就办好。群众的心上事就是干部的上心事。能尽快干成干好的事,绝不拖沓敷衍;能令群众舒心展眉的事,绝不敷衍塞责;能及时见效、立解民忧的事,绝不找借口推脱绕行。老旧小区的一盏路灯、乡村断头的一段小路、窗口单位的一个便民流程,“小确幸”里也可以有大作为。

把这些事情办好了,就是在一点一滴中提升政府的公信力,在一枝一叶间积攒老百姓的信任。把短期可及的任务圆满完成,本身就是为更大范围、更长周期的“大工程”筑基垒台、积蓄力量。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,习近平同志在《心无百姓莫为“官”》一文中写道:“对老百姓来说,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,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,有的甚至还是急事、难事。”这样的“大事小事观”,为广大干部树立了干事坐标。不管是干大事还是办小事,莫让一个“等”字凉了民心,莫让一个“拖”字误了发展。以“今日事今日毕”的干劲,回应群众期盼的目光。

□ 湖北日报评论员 张双双

当阳市政府近期公布,当枝一级公路金沙收费站将于12月31日24:00起停止收费和运营。按照核定收费年限,这座收费站原本可运营至2036年,现在整整提前10年完成了使命。收费站的使命,不仅是保障交通运行、提供通行服务,许多还肩负着偿还修路贷款的任务。过去,公路建设资金缺口巨大,“贷款修路、收费还贷”模式盘活了全国交通网,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腾飞。但随着城乡融合加速、产业结构升级,收费站作为曾经的“交通保障节点”,逐渐沦为“发展堵点”。在当阳市,境内工业与物流业蓬勃发展,企业和群众对降低物流成本、提升通行效率的需求日益迫切。群众的呼声、发展的需求,让提前撤站成为回应社会期盼、破解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。

收费站也不是说撤就撤,贷款未结清、道路养护资金来源等现实问题,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责任与担当。以当阳市为例,当地成立专项工作专班,主动对接金融机构,多渠道筹措资金,妥善化解债务难题,扫清了撤站的关键障碍。撤站境内最后一座地方公路收费站,看似减少了一笔直接收入,实则可以降低物流成本、提升通行效率,减轻群众和企业的负担。

给群众和企业减负做“减法”,就是给高质量发展做“加法”。撤销收费站,减掉的是通行成本与区域隔阂,是等待时间与出行堵点,加上的是物流效率与投资引力,是民生满意度与经济效益。以发展增量弥补保障短板,后续道路养护资金的难题自然迎刃而解。这种“舍短期小利、求长远大利”的抉择,正是治理理念现代化的生动体现。
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,收费站的逐步退出,是收费公路制度优化的必然趋势。公路作为公共产品,其核心价值在于保障畅通、服务发展。当收费模式与发展大局不相适应时,果断调整优化,才能释放最大的民生效益与经济效益。自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方案》以来,多地主动探索提前撤站,让公共基础设施回归服务本质,既在物理空间上打通了堵点,更在发展理念上打通了思路。

一座收费站的退出,见证着治理理念的升级;一条条畅通的公路,承载着高质量发展的希望。从“贷款修路”到“撤站通脉”,变化的是交通治理的方式,不变的是为民服务的初心。持续破除发展中的堵点难点,让公共服务更优质、区域流动更顺畅,必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更宽广的“快车道”。

从『贷款修路』到『撤站通脉』

怀旧,也是对未来的“前瞻”

□ 湖北日报评论员 刘中扬

伴随着一首 Good Time(美好时光),在平静的五声“滴”之后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劲曲调频(HIT FM)于12月23日停播。

曾经在车上常常听到的“国际流行音乐广播”,向我们挥手告别,引发了许多留恋与不舍。

自2023年以来,全国广播系统公布关停的频率已超过100个,许多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广播频道都已关停或合并。那些“陪伴我度过了许多睡不着的夜晚”“从初中就开始听”的电波,归于沉寂。

岁末年终,一种依依不舍的情绪,总能在某个瞬间击中我们。杭州电报停运、纸质火车票不再打印,越来越多曾经习以为常的事物,退出了我们的生活。与此同时,“千禧风”流行,老电影、老剧、老歌翻红,“童年小卖部”火热,让怀旧成为一种具象化的集体情绪。

“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,少年游。”过去不只是翻过的日历,

也是每个人积累下的生命体验。对某个消失的声音的不舍,因为曾在电波这一头,和天南海北的听众一起产生共鸣。这一刻,我们不认识彼此,却结成了情感与理解的共同体。

怀旧有时也源于“距离产生美”,是我们在脑海中构建的、超越此时此地的“乌托邦”,一处允许放松精神的避风港。数字化极大便利了日常生活,但同质化的信息如洪流般冲刷着手机屏幕。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,我们在前进的时间中按下“暂停键”,在遥远的音乐、画面和感知中徜徉。

时间的脚步不会停留,总有熟悉的事物会悄然退场。怀旧的出口,不在过去,而在未来。曾经温暖我们的美好,仿佛对生交谈的陪伴、没有套路的真诚,会在新的媒介中延续。守护从生活中沉淀下来的真实,怀旧也可以是对未来的“前瞻”。

“一切都将逝去,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。”

时事绘

职场不应在监视器下



漫画 杜宇慧

近日,一款面向公司用户、单套价格或不足300元的监控软件在网上公开售卖,可以安装在员工电脑里对员工进行“监控”。

对员工个人隐私和通信秘密的“侵入式采集”,不仅侵犯劳动者人格尊严与隐私权,还突破了企业正常性管理,透支了职场信任,反而会破坏凝聚力和竞争力。技术的应用应有边界,短视且违法的“管控”思维应被摒弃。明确的规则、人性化的管理,给予员工应有的尊重,才能实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双向奔赴。(文/常少华)

一边创新一边生活,在光谷刚刚好

成片规整的园区,一栋栋高耸的写字楼,整齐划一的格子间……如今,这样的高科技创新画面,正在武汉·中国光谷悄然间重新构图。

穿行于产业园区的公园,创业者、科研人员边散步边交流行业前沿技术,不经意间,邂逅于点缀在其间的商业体,与创业伙伴、投资人点几杯咖啡小坐,聆听小酒馆的音乐,碰撞着合作的火花。

中国光谷,全球光电子信息领域的创新前沿与产业中心。1988年,它同中国的

很多高新区一样,从纯粹的产业园区起步,发展高科技、实现产业化。

37年来,中国光谷随着它的产业一同演进,将产业与商业、生活渐渐熔铸为一体,“人、产、城”深度融合。

这座以创新为灵魂的高科技新城,正在为中国高新区的进化探索一种新的范式:可持续创新的真正根基,是对“人”的理解、包容与激发。

活力品质生活,创新浪潮奔涌。而链接创新与生活的绝佳载体,是商业。

新商业新消费,体验感是核心

传统商业的形成,往往遵循固定的范式:以优势地段的空间承载高密度品牌,通过规模引流客流。

而光谷的新商业,正在重构这套逻辑。相比封闭的商业综合体,光谷的新项目更偏向开放、可穿行、与城市日常相互嵌合。

街区式商业与科研园区、居住社区、公共绿地交织在一起,商业不再是一个需要“专门进入”的地方,而成为人们每天通勤路上的随手驻足、午休时的树荫闲谈、晚归途中的一盏暖光。

光谷花山河上岸公园,是武汉首个“公园+滨水+商业”POD综合体。这里既有滨水岸边的露营小憩、萌宠乐园里的亲子互动,更有芦苇荡边的落日打卡与骑行兜风的自由惬意。

60余个特色市集摊位里,手作文创与风味小吃香气交织;海底捞露营火锅的烟火、瓦猫客厅青年茶馆的松弛、金逸影城的光影,让科研人员卸下疲惫,创业者碰撞灵感,居民享受一站式休闲。

近两年在光谷亮相的京东MALL、KIC PARK创新天地商业公园、伟星悦广场、国创季佳荟等项目,几乎都在避开传统商业的套路:有的通过空间拆分,弱化楼层和动线带来的压迫感;有的通过活动和内容策划,延长人们的停留时间;还有的干脆把部分空间让渡给公共使用,让商业承担起城市客厅的功能。

在这些地方,最常见的场景并不是“集中采购”,而是写字楼白领午间的一杯手冲咖啡、科研人员下班后的片刻放空、创业者周末带着灵感的随性漫步。

工作与随性的消费糅合,松弛的体验感成了核心,脚步慢下来,心绪也随之舒展,商业的运行逻辑也从“快速交易”转向“自然停留”。

内容层面的变化同样清晰。相比强调品牌级别、追求标准化组合的传统商业,光谷的新商业更关注具体人群的真实需求。面向科研人员、工程师和创业者,小而精的原创品牌、复合业态和跨界空间被不断引入。商业不再急着回答“卖什么”,而是在尝试回应“这里适合发生什么”。

书店、咖啡馆、科技体验空间和轻社交场所彼此交错,构成了日常的使用场景。对很多



光谷花山河上岸公园。

人来说,消费并不是唯一目的,甚至不是主要目的。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、认同感,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可能。

既要工作,也要生活

产业能级决定一座城市的发展前景,生活方式则决定一座城市是否值得停留。

中国光谷已汇聚200万人,平均年龄只有32岁,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年轻之城”。

这些年轻人来到光谷,既要工作,也要生活。商业,则是连接产业与城市、效率与温度的重要纽带。它不只是消费场所,更是创新要素流动的载体、青年社群交流的空间和城市活力的重要来源。

在全球创新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,城市

间量化的边际效应早已从单纯的产业规模和技术实力,延伸到生活体验、城市气质和人才黏性。

在全国高新区综合排名第6的中国光谷,正在迈向“世界光谷”。商业,以一种更柔性的方式,参与到产城融合的进程中,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定义自身角色。

传统模式下,产业区与生活区往往泾渭分明:白天是高强度工作的场所,夜晚则迅速归于沉寂,城市活力被压缩在有限时段。产业与城市更多是一种“功能互补”的关系,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共生。

新商业的出现,正在打破这种节奏。它把生活功能引入产业腹地,让工作、社交、休闲和消费在同一空间中自然叠加。产业不再只存

在于办公区和园区里,而开始以更开放的方式,被看见、被体验。

11月11日,全国首家人形机器人7S店在光谷开门迎客。这家由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打造的店铺,汇集了多家产业链企业的产品,集展示、体验、培训于一体。孩童踮脚与人形机器人互动,研发人员围站讨论技术细节,陌生路人驻足好奇打量,专业与日常在此自然相融。不同于传统展厅,它没有选址在封闭园区,而是直接落位在商业街区中,成为普通市民也能随时走进的空间。

“很难说它到底算不算一家商店。”在光谷从事研发的杨溪和同事们经常在附近喝咖啡、聊聊天。在他看来,这种松弛的空间状态,反而更容易促成交流。“很多想法,都是在这种非

正式场合慢慢成形的。”

曾经有人调侃,在光谷“只有工作,没有生活”。而如今,这一认知正在被不断刷新:从山姆会员店停车位的一位难求,到商业综合体里排起长队等待就餐的消费者;从7S店里孩童与人形机器人的频繁互动,到越来越多有趣商品被贴上“光谷造”标签。产业的存在感,正以更轻盈的方式,渗透进城市生活之中。

放眼全球,真正具有长期竞争力的创新高地,往往同时具备强大的产业实力与吸引人的生活魅力。硅谷、东京湾区都是如此。光谷的新商业,正在为“世界光谷”补上这块拼图——它降低了融入城市的门槛,让留下来不再是权衡之后的选择,而是一种自然结果。

留在光谷,刚刚好!这句心声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。



光谷花山河上岸公园。



在光谷,既有工作,更有生活。